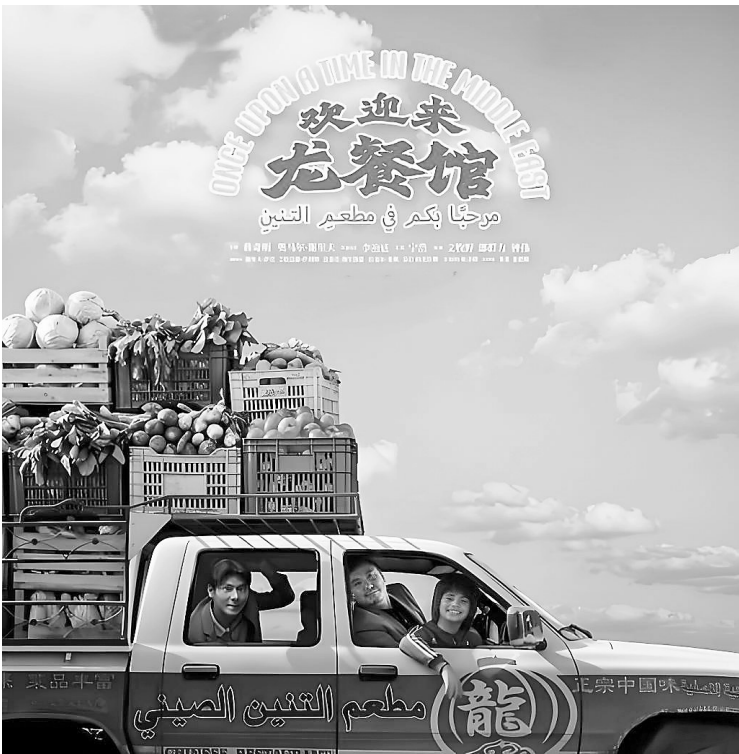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欢迎来龙餐馆》导演文牧野： 为了这部电影 我五次奔赴中东

9年前,文牧野的第一部长片《我不是药神》进入后期制作,一个全新的念头在他心中慢慢生根。彼时的他,刚刚完成了一个关于普通人在重压下求生的故事,却开始思考另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:当战争撕碎一切秩序,人最本能的渴求究竟是什么?

这个念头并非凭空想象。文牧野留意到许多新闻纪实:一批远赴海外谋生的华人,留在异国开设餐馆,靠着灶台烟火打破地域隔阂,在动荡环境中和当地人建立羁绊。这些真实的人与事,让文牧野下定决心,要把这样的故事搬上大银幕。

2026年8月,电影《欢迎来龙餐馆》上映,不到两周票房突破16亿元。电影以徐福、马俊生、赛夫等人的不同视角,勾勒出那场影响世界的战争,也连带出身处炮火中的人性之问、命运之问。



硝烟里的人间日常

《欢迎来龙餐馆》的创作启动之后,调研便成为重中之重。从2019年第一次踏足中东开始,文牧野前后5次奔赴当地采风勘景。最初他希望能够直接在中东实景拍摄,最大程度还原地域质感。

他走进难民营、探访收养战争孤儿的孤儿院,坐下来和当地大人、孩子平等交谈,“第一次就改变了我的世界观”。有一幕长久镌刻在他的记忆里。一个失去一只手的孩子,语气轻松地和他聊天,说起亲人在轰炸中离去,谈起心中小小的愿望,孩子说:“我想要个游戏机。”他告诉文牧野,就算只剩一只手,自己依旧可以玩游戏机。

“可能轰炸刚刚过去两天,孩子拿到一颗糖,一边吃糖,一边看着自己残缺的手臂。”文牧野说,“炮火连天是他的生活日常。”也正是在这里,“好好吃饭”这4个字,完成了意义的蜕变。和平年代,家人通话随口一句“好好吃饭”,是稀松平常的寒暄;可在战火纷飞的中东,“好好吃饭”是强烈、珍贵、遥不可及的愿望,是生而为人最本真的诉求。

因此,在《欢迎来龙餐馆》里,文牧野并没有将战火中的孩子拍得苦大仇深,他们依然带着纯真、懵懂的眼神。

调研中,文牧野也接触了大量在中东打拼的华人。他们背井离乡,初衷大多简单实在:赚钱,让远在家乡的亲人过上好日子。这群人坚韧敢闯,在不同势力间周旋,“什么苦都愿意吃下”。文牧野用一句俗语形容:富贵险中求,爱拼才会赢。

然而,这些华人又不止于这样的现实诉求。在枪林弹雨的环境中,他们展现出了中国人包容、友爱的一面,以及不计利害的人道主义。

无数的人、无数的远方,最终

汇聚成《欢迎来龙餐馆》的主角:徐福和马俊生。徐福是一个为养家还债来到中东的中国厨师,起初只想赚钱自保,信奉“老外打仗跟我有什么关系”;马俊生则是一心想在当地闯出一片天的务工青年,单纯、博爱、坚定,看似柔软实则有点棱有角。

两人的相遇成就了像乌托邦一样的龙餐馆,一块乱世里短暂隔绝硝烟的飞地。战争暂时退到门外,所有人卸下身份标签,只剩下共同的渴望:吃一顿热饭。

在电影的前半部分,文牧野用生活化的笔触呈现了每个角色本我的一面,普通人面对利益时的权衡与奋争,面对战争时的怯懦与妥协;而真正到了刻不容缓之际,超我的精神又在他们身上散发出来。当好友马俊生倒在眼前,徐福看见战火中流离失所的孩童,内心一点点被撼动。他走向救人的抉择,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言,只轻描淡写留下一句:“我去趟菜店,买菜。”

“很多后来被世人称作英雄的举动,发生的瞬间,只是纯粹感性的本能冲动。事后回想可能会害怕,但抉择来临的那一刻,来不及权衡利弊,只遵从心底的善良。”文牧野这样解读徐福和马俊生的善举。

当宏大的时代悲剧落到个体身上时,自发站出来救助他人,不是教科书式的口号,而是普通人心里那点不愿熄灭的人性微光。

中国人的和平底色

事实上,这种本我与超我,也对应了文牧野心中的生存选择和理想主义。这组关系,也颇像电影中最鲜明的一组关键词——美食与战争。

《欢迎来龙餐馆》没有把镜头重心放在宏大的战场厮杀,而是将中华美食作为核心叙事符号。美食与战争,一暖一冷,一柔一烈,两股力量并行交织。“美食带来两样东西,一是严酷战争底色

之上的一抹松弛亮色;二是自成体系的中华美食美学,两者放在一起,碰撞出强烈张力。”文牧野说。

影片中设计了4场极具象征意义的饭,每一顿宴席,都跟随人物命运流转,暗含命运的转折。离别时的早餐,满桌菜肴藏着作为父亲、作为儿子离家的愧疚;中东烤鱼融合东北铁锅炖的婚宴,在战争阴霾下绽放烟火气,是普通人倔强的生命力;美军监狱里的圣诞晚宴,波士顿龙虾被做成麻辣龙虾,荒诞、讽刺与诙谐并存,是战争与杀戮前的狂欢;故事结尾“大地之锅”,半个煤气罐改造的铁锅,食材回归本源,厨具简陋甚至破烂,但它之于孩子们的意义,是重生,是甘霖。

每一顿饭也隐喻了不同立场的人之间的联结:马俊生与徐福的知己情谊,以及孤儿赛夫的成长和蜕变。

为了把将近50道菜肴完美呈现在银幕上,剧组花费大量精力用于制作调研和细节拍摄,哪怕一道“龙抬头”(松鼠桂鱼)的拍摄,都精益求精。这道菜出锅后浇汁的黄金窗口期仅20多秒,为了抓住食材鲜活的瞬间进行拍摄,几秒的素材往往需要耗费半天时间。

演员们也为此付出大量练习。沈腾提前进组,每天练习六七个小时厨艺,切菜、颠勺炒菜的大量镜头基本都是本人实拍;饰演孤儿赛夫的埃及演员奥马尔·谢里夫,提前4个月开始学习,等到拍摄时颠勺、切菜都已不在话下。

细节的打磨最终让人物落地,也让观众得以共情——电影前半部分有多欢乐,后半部分便有多“虐心”。全片高潮的转折点出现在马俊生的离去。这个八面玲珑的餐馆经理,战火降临之后义无反顾奔赴孤儿院,身陷囹圄甘愿舍身庇护孩童。

在文牧野看来,徐福和马俊生,是千千万万海外华人的缩影。他们既“爱拼才会赢”,也拼

尽全力爱。可以说,《欢迎来龙餐馆》书写的是属于中国人的和平理念。“以人为本,看重人的生命价值,好好生活,好好吃饭。”

守住心底的善意

在文牧野看来,现实主义并不是一种标签,只是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。他说:“我只是讲故事的人,现实主义是电影的材质,就像造车,铜、钢、铝合金等只是材料,车子本身才是核心。就算以后我拍摄科幻片,探讨的依旧是与人相关的现实命题。”

大学时,文牧野学习广播电视编导专业。第一堂短片作业,他借来一台DV,和朋友拍摄一部默片短片。老师当着全班同学公开表扬他,那是他第一次在影视创作中感受到成就感。研究生考了3年,最终考取北京电影学院。他至今记得导师田壮壮问自己的问题:“你拍电影,是喜欢拍电影,还是喜欢当导演?”

文牧野回答:喜欢拍电影。“热爱创作,便会沉浸于拍摄本身的快乐;如果迷恋‘导演’这个身份光环,则容易丢失初心。”

文牧野说,自己的创作有三大原则:真诚的态度,动人的故事,让观众走出影院时心中留存希望。在他的世界里,电影没有文艺、商业之分,所有能打动人的故事都源自真实和人性:一颗药、一枚螺丝钉、一顿热气腾腾的饭。那些银幕里的奇遇和跌宕会慢慢褪去,但“好好吃饭”的平凡与幸福会一直留在观众的心中。就像《欢迎来龙餐馆》传递的那样:守住心底那一点朴素的善意,便是乱世之中普通人最珍贵也最有力量的信仰。

当被问到创作的终极目标时,文牧野一面吃着饭,一面思考。过了一会儿,他说:“可以一直拍电影,心中有话想说,有故事想要讲述,作品能够和观众见面,就足够好了。”

余驰疆

一餐一饭 以和为贵

□邢拓

“龙餐馆只有和平和美食”,一句质朴台词,串联起整部电影的内核,映照出中国人“以和为贵”“天下大同”的价值追求,道出了全人类渴望远离战火、共享安宁的共同心愿。

对和平的期盼,体现在一日三餐里。

影片前半段,一个龙餐馆日常营业的长镜头,让平凡热闹的烟火气尽收眼底。“我们习惯圆桌围坐、合餐相聚,这和中国人追求团圆、祈愿和平的理念息息相关,也和电影主题遥相呼应。”文牧野表示,影片巧妙把这份饮食传统融入叙事,让餐馆成为承载和平理想的空间。

对生命的呵护,蕴藏在平民壮举中。

在硝烟之中,徐福、俊生、赛夫想方设法守护孩童。“他们不是你的孩子”“那也是孩子”的对白两次响起,简短对话叩击人心。

劫后余生的孩子们,望着窗外奔跑的骆驼欢呼雀跃;戈壁荒漠之中,紫色奶蓿草、柏树顽强扎根生长……这些埋在故事里的细节,网友细细品读,为之动容。

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胡建礼认为,影片以“好好吃饭、好好养孩子”这一朴素愿望为切口,通过“以小见大”的叙事策略、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和厚重的反战主题,向世界传递中国饮食文化和价值理念。

“中国菜包罗万象,可以贴合不同人口味;龙餐馆广迎宾朋,希望让所有人过上好日子。”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左衡说,一起好好吃饭的日子,才是好日子;能让所有普通人渴望好日子

的电影,就是好电影。用中国味打动世界胃。《欢迎来龙餐馆》让我们看到,中国电影正以更加成熟和自信的姿态,聚焦全球共同关切的议题,向着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,迈出有力步伐。